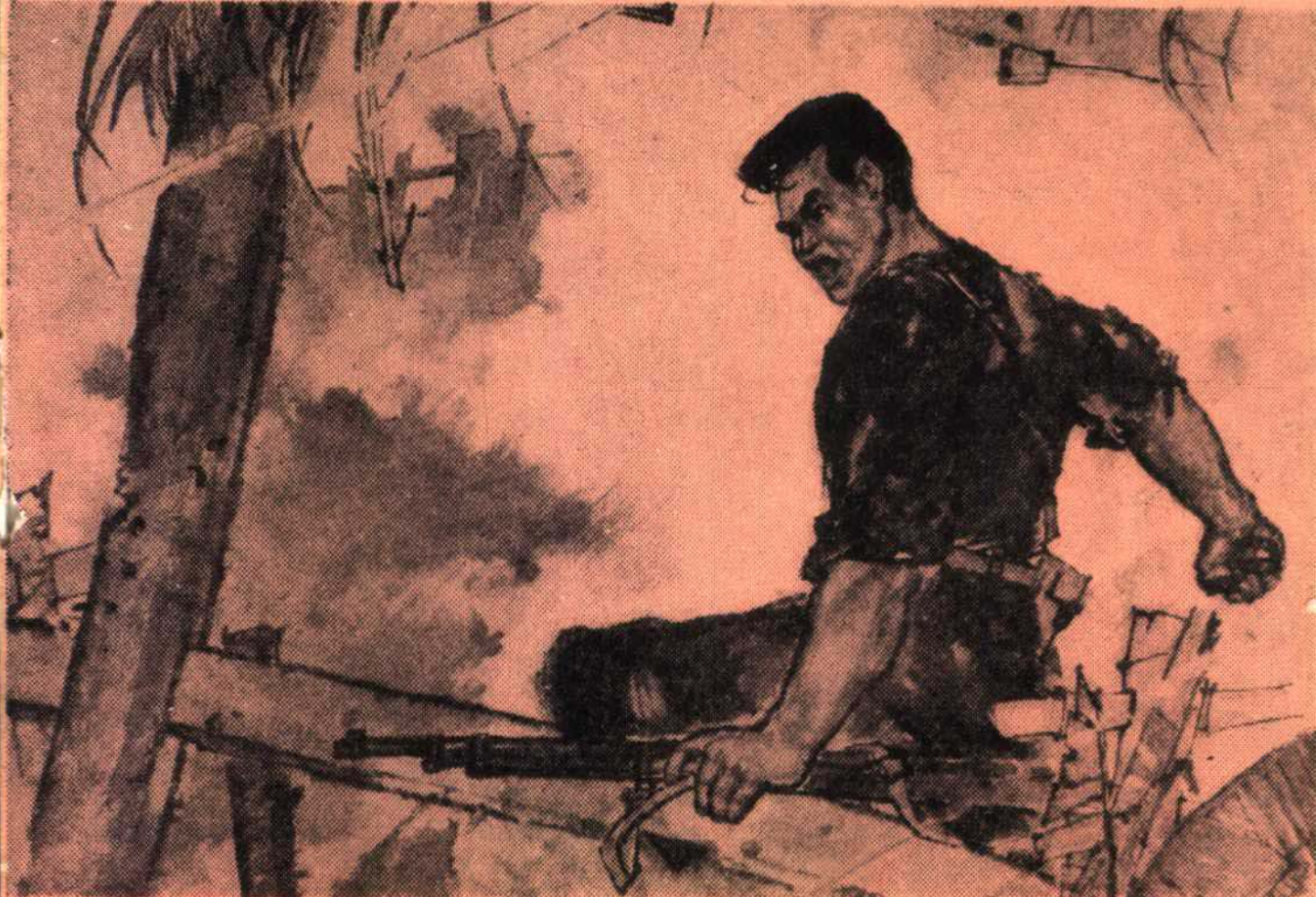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援越抗美演唱作品

1/248
6630

钟声

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



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

钟声

—— 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——

独幕话剧

钟声

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965

K248
6630

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统一书号 T10077 · 1166

定价(六) 0.08 元

钟 声

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5 年 5 月第 1 版

196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张 1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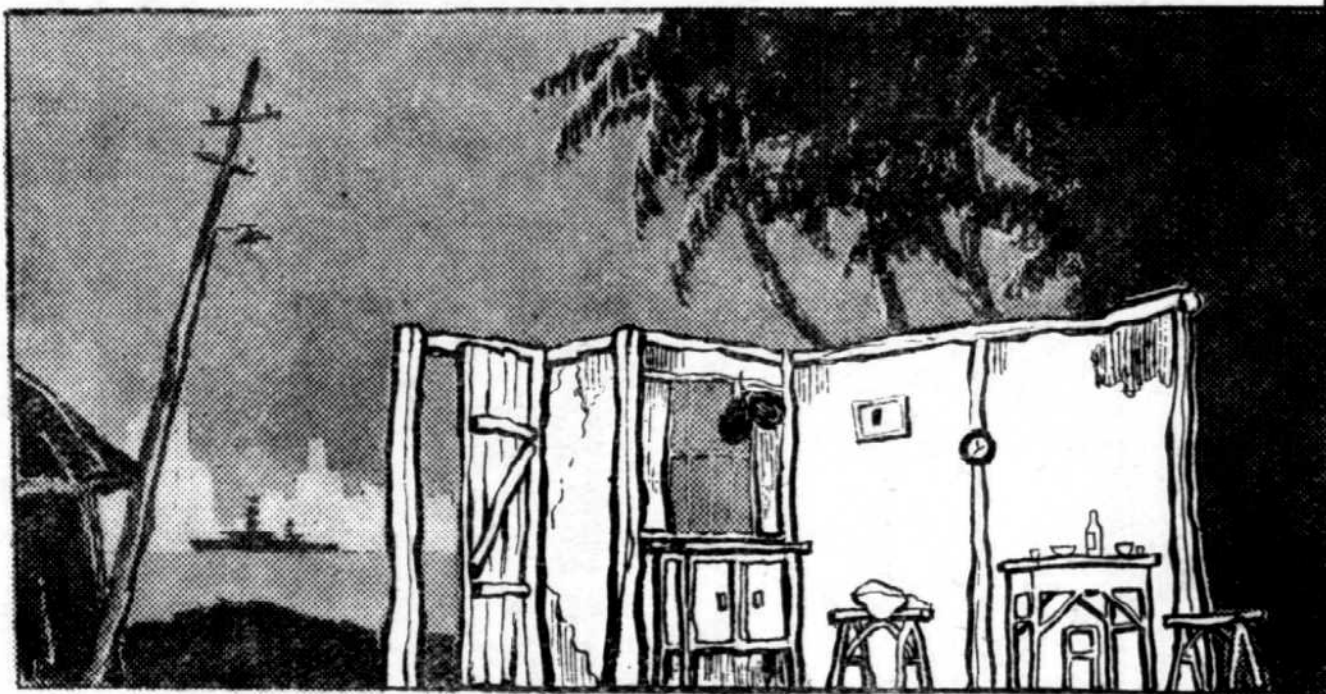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5,000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越南南方某滨海城市，“陣綫”一个地下战斗小组正在龙大伯家里迎接新的战斗任务。上级派代表前来布置炸毁美国军事基地的火箭仓库的任务，并且带来了一包威力极大的炸药，按照事先约定时间，到九点钟有一个同志来取这包炸药，并且要战斗小组成员协助来取炸药的同志完成爆炸任务。正在八点半的时候，美伪特务前来试探，发现了这只汽油箱（里面装的就是炸药）；地下工作人员机智对付，设法支走特务未成。正在特务纠缠时，来了“伪军上尉”，将特务押下；原来“伪军上尉”就是前来取炸药的地下工作人员。最后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。



时 間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—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——晚上八时至九时。

地 点 越南南方某滨海城市。

人 物 龙大伯 碼頭工人,五十多岁(“陣綫”地下工作人員)。

春 光 碼頭工人,二十二、三岁(“陣綫”地下工作人員)。

阿 岑 碼頭工人,三十岁左右(“陣綫”地下工作人員)。

老 黎 汽车司机(“陣綫”地下工作負責人)。

文 清 “伪軍上尉”，龙大伯的儿子
（“陣綫”地下工作人員）。

何 山 “伪軍”（“陣綫”地下工作人員）。

阮 石 美伪特务。

布 景 舞台偏右方，一間木质結構的小屋內，
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木凳，正面靠窗处
有一旧式的老挂钟，钟旁墙边挂有像
框，看起来原有三人，但中間一人已被
黑紙貼住。這間房屋的門對舞台的左
側，門旁有窗，門外有一電燈杆，裝有
昏暗的電燈。小屋坐落臨海，遠望去
藍黑的海水反映出道道燈光，可以看
見幾條美軍軍艦的輪廓。

〔幕啟：洪亮的鐘声响了八下。場上
空無一人，在這有着各種嘈雜的声响
的城市里，小屋內却顯得十分寧靜。〕

〔龍大伯背一袋米上，看看四周沒有異
樣，進屋放下米袋，又從身上取出些小

包食物之类的东西；他看了看钟，又掏出怀表对了一下。

龙大伯 快来了，快来了！

〔在窗台上放上一个大椰子，表示安全的信号。〕

〔春光匆匆上，冲进屋内。〕

春 光 龙大伯！

龙大伯 春光，时间没到怎么就来了？

春 光 龙大伯，有情况！

龙大伯 （端水给春光）不要慌，有什么情况？

春 光 我从家里出来以后，走到十字大街碰见阿岑，一块儿走了没多远，突然发现阮石那小子跟在后面，我就装着肚子疼要上厕所，绕道跑到这儿来，告诉你这个情况。

龙大伯 啊！

春 光 现在阮石还钉着阿岑呢！龙大伯，你看咱们的接头地点要不要马上转移？

龙大伯 不，我们再等等，等阿岑来了再说。

春光 那阿岑他……

龙大伯 阿岑会甩掉那条狗的。

[阿岑冲进屋中。

阿岑 龙大伯!

春光 阿岑,你把那小子甩掉了?

阿岑 甩掉了!

春光 (敬佩地)阿岑,你说说怎么甩掉的?

阿岑 你走了以后,那家伙死缠我不放,我一看碰头的時間快到了,就对他說:“今天发工錢,咱們喝一杯,走!我請客。”說着就拉着他进了蕾丽公司,准备一起上屋頂酒吧間去,一看刚好有部电梯要往上开,我就搶上一步跨上电梯,这小子跟得紧,一步也跨了上来;我一看开电梯的刚要拉鉄门,就喊一声:“哎呀,不好,我的錢丢了!”一个箭步就窜了下来。这小子还想跟着下来,可鉄门“哐儿——”已經关上,电梯“鳴——”上去了。

春光 阿岑，你真行！

阿岑 龙大伯，你看接头地点是不是马上轉移？（說着走向窗口，拿下安全信号——椰子）

龙大伯 別忙！阿岑，春光，你們想想，他有沒有发现你們什么情况？你們暴露出什么沒有？

阿岑 （仔細回想，搖搖頭）沒有！

龙大伯 那你們看敌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

春光 一定是敌人从四面八方放出了这些“猎狗”，企图嗅出些什么来。

阿岑 我看……阮石这家伙是想探听些什么消息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他閑扯的时候，他說着說着就說漏了嘴，他說，今天說不定什么时候要戒严呢！

龙大伯 嗯，看样子他是不知道我們的行动，不过我們可要特別提高警惕！阮石这小子是美伪特务，自从上次我們搞掉一批美国鬼子的軍火以后，就来了他們，

他們还伪装工人,想发现我們……

春 光 那今天的接头地点……

龙大伯 不,不能轉移,八点一刻就有人要来,现在是来不及通知他的。阿岑,把椰子放上吧!

[阿岑把椰子仍旧放在窗台上。

春 光 龙大伯,来人是誰?是老黎嗎?

龙大伯 对,是老黎同志,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,都要保証老黎同志的安全。

春 光 龙大伯,你放心! 来多少条狗,我一拳一个……

阿 岑 你看你又来了。

龙大伯 春光,这不是来打架的,碰到发生情况光靠勇敢是不够的,还需要沉着、机智。好,我們布置一下吧。

[大家布置起来。

春 光 哎,阿岑! 你猜猜,今天老黎来,会給我們什么任务呢?

阿 岑 我不会猜。

春 光 哎！说不定象上次一样，再来个海底运枪；要是再炸它一条军舰，那更痛快！

龙大伯 春光，这样不行啊，我们的斗争不是光图个痛快，而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和统一而战斗啊！虽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，可是在战术上还要重视敌人啊！春光，你说对不对？

春 光 对，龙大伯。

〔龙大伯示意。春光点头，马上摆东西。春光去拿酒，走近像框前。〕

春 光 哎，阿岑，你看龙大伯家这墙上挂的这张照片……咦！怎么中间这个人用黑纸贴起来了？

阿 岑 （小声地制止）春光！别问。

春 光 哎，这有什么不能问的呢？龙大伯……

阿 岑 春光！

春 光 这是怎么回事？

龙大伯 来！春光来坐下。阿岑，你不要怪他，他不知道，当然好奇罗。再说我呢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不管是誰，提起这件事我就要不高兴，还会对他发火。可是，这些年的紧张战斗生活锻炼了我；这种事儿不值得这样，我早把那个人忘啦！

春 光 那个人是誰啊？
〔龙大伯取下像框。

龙大伯 用黑紙貼掉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的儿子。

春 光 （小聲地）龙大伯，那你干嗎要把他貼掉呢？

龙大伯 （抑制住異常激動的情緒）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学生，那时，我在一条法国船上当海員。有一次鬧罢工，法国鬼子把我关进了監獄。我的老婆，喏，就是她，（指相片）也被关进了監獄。后来就在牢里被折磨死了。我儿子从此也就不知去向。抗法斗争胜利以后，我出

了監獄，可是前腳趕走了法國鬼子，後腳跟進了美帝國主義！為了工作的需要，組織上把我調到這碼頭上來，從此以後，我就改名換姓，當了碼頭工人。

春 光 那你兒子呢？

龍大伯 那時我到處打聽，可是一點消息也沒有。幾年前有人告訴我，說是看見他當上了偽軍。這狗東西，背叛了！背叛了他的父母，他的祖國……所以我就和他一刀兩斷，把他從我心裡挖了出去……這上面要不是有我妻子的像，我早把它撕了。

春 光 （一時不知說什麼好）龍大伯，請你原諒我！我使你不高興了。

龍大伯 咳，這有什麼不高興的？我能有象你們這樣在為祖國而戰鬥的好孩子，我再高興也不過了。

春 光 大伯，你就認我們做你的兒子吧！

龍大伯 謝謝你們的好心。這些年我們在風里

雨里并肩战斗，还能有什么比同志更亲呢？！

〔门外汽车喇叭声，一长两短。〕

龙大伯 八点一刻，老黎来了。春光，你到门外去看看。

〔春光走出门外，看四周。老黎手提着一只汽油箱上；春光对老黎点点头；老黎进屋。〕

老 黎 龙大伯！

龙大伯 老黎同志，你好啊！

〔阿岑过来欲接汽油箱，老黎微笑着让过，小心地放在一旁。〕

〔春光进屋。兴奋、热情地跑向老黎。〕

春 光 （握住老黎的手）老黎同志，你好！

老 黎 春光同志！

春 光 老黎同志，有什么任务？

老 黎 看你急的！我马上会告诉你的，来！都坐下。

〔阿岑在窗旁警戒着。〕

老 黎 先简单地谈谈你们的情况吧!

龙大伯 自从上次罢工以后，我们又搞了美国人的军火，群众反美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，靠攏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力量壮大了。

老 黎 你们做得很好！不过要注意，不能暴露你们的身份。上次你们在美国军舰上智取一批武器的工作，做得很出色，上级表扬你们的战功了。

龙大伯 老黎同志，请你转告上级，感谢上级对我们的鼓励。今后不管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们。我们码头工人战斗小组，一定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头。

老 黎 对！同志们，目前我们南方人民的斗争，不仅在农村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在城市里，我们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啊！我们的斗争，已经使得美国强盗丧魂落魄，即使象这样重兵把守的城市，也成了敌人脚下